

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试掘简报

吴伟鸿¹, 王 宏², 谭惠忠^{2,3}, 张镇洪²

(1. 香港考古学会, 香港 尖沙咀九龙公园第 58 座; 2. 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3. 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广州 510070)

摘要: 深涌黄地峒遗址是香港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初步调查、试掘后认为, 这是一处打制石器加工场, 其范围之大(南北长约 300m、东西宽约 150m)和石制品密度之高(试掘 10m², 出土及采集石器 3261 件)实属罕见。出土石器种类比较丰富, 旧石器加工技术大部分在此都能见到。该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对了解和解决岭南以及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问题将有大帮助。

关键词: 黄地峒遗址; 打制石器加工场; 旧石器时代晚期; 香港深涌; 中国南方

中图法分类号: K 871. 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2006)01-056-12

1 前 言

深涌黄地峒遗址由吴伟鸿及黄虎发现, 2003 年春季, 他们多次到现场及周围踏勘、采集石器标本。经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镇洪教授初步鉴定, 认为可能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加工场。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的古物古迹办事处拨款给香港考古学会对该遗址进行调查。2004 年 11 月底至 2005 年 1 月, 香港考古学会与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考古队由吴伟鸿担任领队, 张镇洪为首席顾问。

2 遗址的地理环境

遗址位于香港东部的西贡半岛北岸 (E 114°17'; N 22°26'; 图 1)。东起黄地峒山西麓 50m 至 60m 等高线处, 西至企岭下海潮间带以下的浅海, 宽 100 余米; 南起鳌鱼头, 北至深涌码头南约 600m 处, 长约 300m。从山坡到海滩富集大量的石料和石制品。

遗址所处基岩为早侏罗纪赤门海峡组的泥岩和砂岩, 呈黄色—黄红色; 上覆硅质凝灰岩, 浅灰—灰黑色, 质地坚硬, 是生产石制品的主要石料。

基岩风化壳以上堆积着更新世至全新世的坡积物。以遗址试掘的探方 T3-T4 为例 (图 2) 论述如下:

收稿日期: 2005-08-24; 定稿日期: 2005-11-06

作者简介: 吴伟鸿 (1961-), 男, 广东江门人, 香港考古学会副主席、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从事考古及环境评估研究。

通讯作者: 吴伟鸿, hkarcd@yahoo.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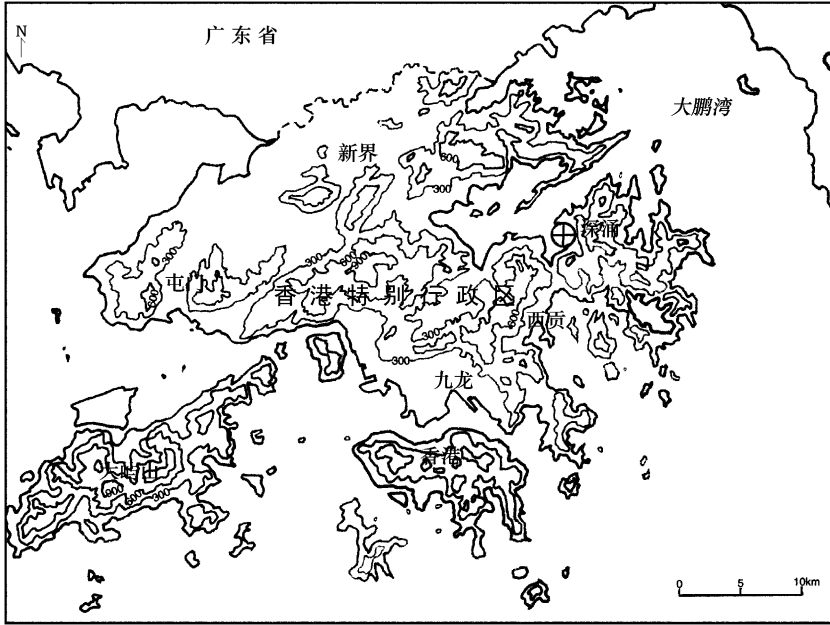


图1 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位置图

The location map of Wong Tei Tung site at Sham Chung, Hong Kong SAR

其东北角自地表 (高程 10.57m) 向下, 0~ 0.18m 为第 1 层 (L1), 深灰色腐植土和近现代坡积土; 0.18~ 0.50m 为第 2 层 (L2), 深灰褐色砂质黏土; 0.50~ 0.80m 为第 3 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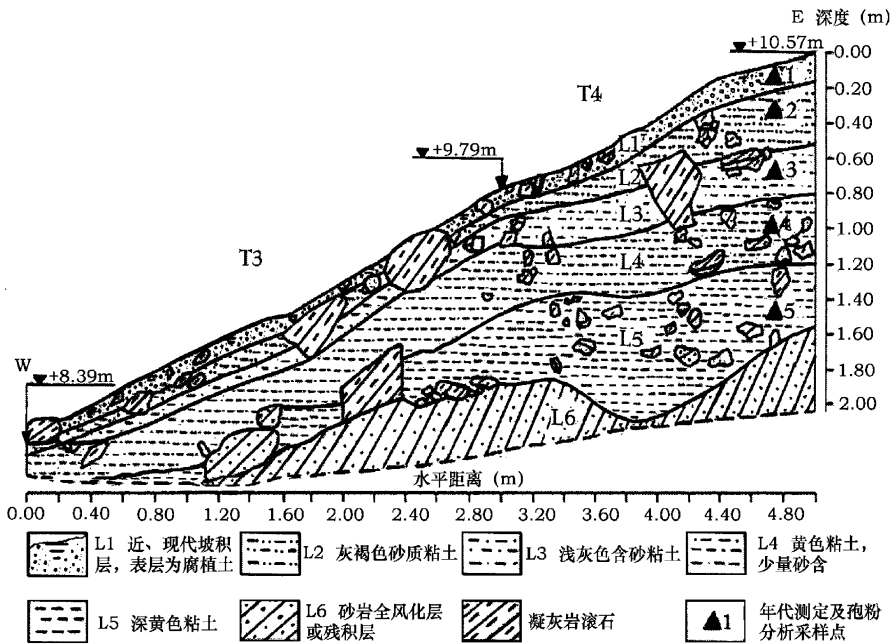


图2 黄地峒遗址T3-T4 探方北壁地层剖面图

The stratigraphy of T3-T4 northern section of Wong Tei Tung site

(L3), 浅灰色含砂黏土; 0.80~ 1.20m 为第 4 层 (L4), 黄色黏土含少量砂; 1.20~ 1.58m 为第 5 层 (L5), 黄色黏土; 1.58m 以下为第 6 层 (L6), 砂岩风化壳, 向下掘深至 2.20m。在该剖面各层位采集了孢粉分析和光释光 (OSL) 测年样品, 由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环境室进行孢粉分析, 中山大学物理系核辐射实验室作光释光年代测定。地层的测年结果可与香港地区第四纪地层进行对比 (表 1)。

表 1 光释光测年结果及其与香港第四纪地层对比

Correlation between OSL dating result and Hong Kong quaternary stratigraphy

样品号 (探方层位)	深度 (m)	OSL 测年结果 (a BP)	香港第四纪地层*		
			组	层	年代 (a BP)
T4 L1	0.10	1 938 ± 64	粉岭组	未名坡积层	22 200 ± 300~ 1 400 ± 200 (TL)
T4 L2	0.30	2 848 ± 126		不能分类层	6 760 ± 130~ 520 ± 112 (¹⁴ C)
T4 L3	0.70	6 800 ± 600		赤角组	未名坡积层
T4 L4	1.00	39 000 ± 1 320	赤角组	不能分类层	
				山下村层	33 575 ± 3 186~ 16 289 ± 831 (¹⁴ C) 29 300 ± 2 300~ 23 800 ± 2 000 (TL)
T4 L5	1.20	35 000 ± 1 350	赤角组	黄岗山层	157 500 ± 36 300~ 126 100 ± 10 100 (OSL)
T4 L6	> 1.58	基岩风化壳		基岩	

* 据 The Quaternary Geology of Hong Kong (《香港第四纪地质》2000)。

香港第四纪地层研究表明, 距今约 120 000 年的间冰期, 香港气候比现在和暖。海平面高于现今的约 4m~ 6m, 遗址所在的企岭下海地区均在水下。其后气候逐渐变冷, 大约在距今 75 000 年前, 为冰期寒冷期, 海平面比现在低约 77m, 香港大部分的半岛和离岛连为一体。大埔吐露港至大鹏湾的赤门海峡只是一条河流, 而企岭下海是其中一条较大的支流, 局部河段存在河谷平地及河流阶地——“水下平台”, 有着适合人类生活和居住的理想环境^[1]。而后气候渐暖, 海平面随之上升。至 28 000 年前气候最为暖和, 香港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低洼地又被海水覆盖, 称为晚更新世的“海侵”。最后冰期的冷期始于距今 25 000 年, 距今 18 000~ 17 000 年达到最盛期, 海平面低于现今的约 120~ 130m。这时, “水下平台”又出露水面, 再次为古人类提供一个生活场所。最后冰期过后, 气候开始变暖, 海平面迅速上升。大约在距今 7 000~ 6 000 年开始, 海平面基本达到现今水平, 并且上下波动, 有时高于现今 1~ 3m。“水下平台”再次淹没, 人类不可能在企岭下海的水下平台上活动。

这一研究结果与黄地峒遗址剖面所作的光释光年代测定是一致的。距今 75 000 年前后, 黄地峒遗址的基岩出露水面, 开始风化, 形成 T3-T4 的 L4 层和 L5 层的坡积物, 其形成时间大约在距今 40 000 年左右。T4L4、T4L5 的 OSL 年代分别为 39 000 ± 1 320 BP 和 35 000 ± 1 350 BP, T4L5 的年代测定值比 T4L4 低, 有可能与坡积过程中 L5 层曾受到扰动, 如再次暴露地表或经受过“热事件”有关, 其原因还待查明。两者年代在同一数量级内, 从而也说明 L4 与 L5 是同一地质时期的坡积产物。

孢粉分析结果表明, T4L4、T4L5 层的孢粉组合与 T4L2 层相似, 以蕨类孢粉为主, 占 95% 以上, 木本花粉含量少, 未见草本花粉, L4 层的木本仅为银柴属 (*Aporosa*), L5 层的

木本仅为野桐属 (*Mallotus*), L2 层的木本为大戟科 (*Euphorbiaceae*)、野桐属和松属 (*Pinus*), 说明这三层所处的气候比现今要冷。T4L3 和探方表层孢粉分析结果相近, 草本花粉含量相差不大, 说明该地区距今 7000~ 6500 年的气候温暖潮湿, 植被茂盛, 种类繁多, 与现今气候环境极为相似, 可能还稍热一些。

2 探方试掘

本次试掘共布探方 5 个, 总面积 10m^2 。

最先发现石器的位置是黄地峒西坡对出的潮间带, 我们在这里布置了两个探方 T1 和 T2, T1 在高潮线 (高程 2.5m) 以下, T2 位于高潮线之上, 面积均为 $1 \times 1.5\text{m}$ 。

在潮间带小路旁的山坡上也发现了一处富集大量石片、石核和石器的堆积, 厚 0.3~ 0.5m, 长约 15m。于是在离海边 10m 左右、海拔高度 10m 左右的山坡上, 依山坡走势开了探沟 T3 和 T4, 总面积为 $1\text{m} \times 5\text{m}$, 以了解石器的垂直分布状况。在黄地峒东南坡一处小平台上, 另开 $1 \times 2\text{m}$ 的探方 T5, 探方的位置如图 3 所示。

此外, 在潮间带和山坡分别划出 3 个表采区 (SD1 为 $5 \times 10\text{m}$, SD2 为 $4 \times 8\text{m}$, SD3 为 $10 \times 10\text{m}$), 进行地表文物分布密度统计。

T3-T4 的堆积可分 6 层 (见图 2), 分述如下:

L1, 海拔高度 10.53~ 8.35m, 层厚 0.04~ 0.15m。深灰色 (dark gray 10YR4/1) (泥土土

色英文名称及色彩编号根据《Munsell Soil Color Charts》, Munsell Color, Gretag Macbeth Year 2000 Revised, 下同)。含较多树根草根及炭化过的腐殖质。以黏土为主, 约占 90%, 细砂约占 10%。地层中混有较多碎石和石制品。

L2, 海拔高度 10.42~ 8.31m, 层厚 0.06~ 0.35m。土色为深灰褐色 (dark grayish brown 10YR4/2)。黏土含量较少, 含砂量约 10%。层中含碎石较多, 夹大量石块, 石块多为棱角状。

L3, 海拔高度 10.06~ 8.22m, 层厚 0.06~ 0.29m。为浅灰色 (light gray 10YR7/2) 黏土。黏土约占 95%, 细砂约占 5%, 结构松散, 局部石块之间可见大的空隙。在 T4 探沟, L3 向西南倾斜。层中含较多岩块和石制品, 石制品均为硅质凝灰岩。岩块以硅质凝灰岩为主, 并多为棱角状, 亦有少量已风化的砂岩。

L4, 海拔高度 9.77~ 8.22m, 层厚 0.12~ 0.40m。为黄色 (yellow 10YR7/6) 黏土, 含砂量极少, 可塑性较强。含少量石料及大量砂岩风化后残留的砾石、中砾和漂砾 (小砾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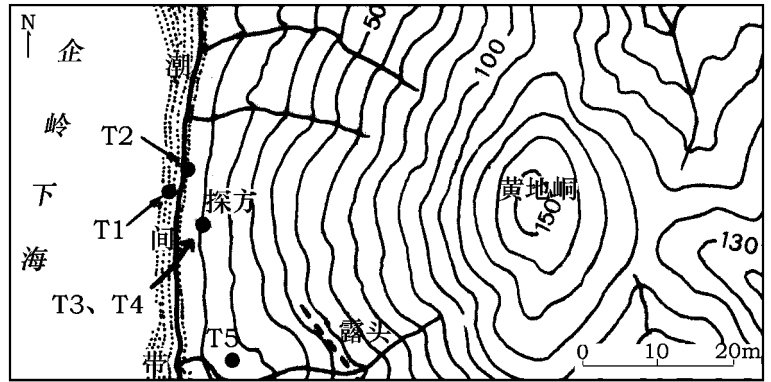


图 3 黄地峒遗址地形及探方位置图

The Wong Tei Tung site topography and test pits location

直径在 0.2cm 至 6cm，中砾的直径在 6cm 至 20cm，漂砾直径在 20cm 以上)。出土石料和石器稍少，以石片石器为主，原料为硅质凝灰岩，表面呈米色，有厚的石锈。

L5，海拔高度 9.37~ 8.49m、层厚 0.11~ 0.71m。为黄色 (yellow 10YR7/8) 黏土。土质黏性较 L4 更强，颜色较 L4 略深。含风化的砂岩砾石、中砾和漂砾更多，体积更大。出土少量石料，石制品中石片为常见，石器不多。原料亦为硅质凝灰岩，表面为米色，风化严重，接触后有粉尘剥落。

L6，为黄色黏土，含较多的已风化的砂岩中砾和漂砾，不含石制品。发掘厚度 0.10~ 1.20m，已出露基岩风化壳，故未继续发掘。

4 石器描述

这次调查和试掘的打制石器发现于潮间带和山坡上，有岩块、石核、石片 (目的石片、废片和断片)、断块、半成品、石器 (成品)，共 3261 件。可复原石制品的生产流程，反映出石器加工制造场的特性。

经初步观察，从 T3 和 T4 出土的石器加上潮间带采集的小量石器共 156 件，石核 48 件、长石片 18 件，其它断块、石片和废片等石制品共 3261 件。石器可分为 9 类，有手镐、手斧、尖状器、砍砸器、镑形器、刮削器、雕刻器、镞形器和锥形器 (表 2)。

石器分类以功能和形态二者为原则，在石器命名上，砾石/角砾石器和石核石器以工作缘与中轴关系而定。石片石器以工作缘与石片轴关系而定。石器以其最后加工成形命名，命名以功能为主，形态为辅。石片石器、砾石石器和角砾石器的定位：素材打击点朝下，远端朝上；背面 (凸面) 朝上，腹面 (凹面) 向下；左右上下以此作准^[2-3]。

表 2 初步确定的石器类型和数量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tool types and quantity

器 类	石器素材	件数	百分比 (%)
镑形器 (adze-like lithic)	角砾、厚石片	90	57.69
刮削器 (scraper)	石片	25	16.02
尖状器 (point)	石片	14	8.97
手斧 (hand axe)	角砾、厚石片	9	5.76
砍砸器 (chopper)	角砾	8	5.12
镞形器 (arrow-like lithic)	石片	3	1.92
锥形器 (awl-like lithic)	石片	3	1.92
手镐 (pick)	角砾、厚石片	2	1.28
雕刻器 (burin)	石片	2	1.28
总 数		156	100

潮间带采集的石器类型与山坡 T3、T4 出土的大致相同，更为丰富些。这可能是两套不同组合的石器分别存在于山坡和潮间带。但不排除潮间带和山坡存在两个时代不同的石器。由于目前只是试掘阶段和初步观察，本文仅对 9 种具代表性的器物进行简单描述。

(1) 镞形器 (arrow-like tool) (SC04 SC08)

此器采集于潮间带。可能用零台面的石片为素材，石质为硅质凝灰岩。颜色灰黑。长 45mm，宽 38mm，厚 5mm，长宽指数 84.44，厚宽指数 13，尖形指数 62.5。重 10g。刃口在

石片轴左右两侧, 满布修疤。对装柄部位放大 20 倍进行观察, 不见任何擦痕, 说明它没有使用过;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箭镞 (图版 I, 3)。

(2) 手斧 (handaxe) (SC04 T1S SC17 和 SC04 T4L4 SF1)

手斧在几个层位都有出土, 在此仅举两例。

SC04 T1S SC17 号出土于潮间带的探方 T1 表层。此器以硅质凝灰岩厚石片为素材。长 104mm, 宽 (石片石器以垂直于石片轴之最大宽计算) 61mm, 厚 (以石片素材打击泡的最高点计算) 28mm, 长宽指数 58.65, 厚宽指数 45.90, 尖形指数 50.08。重 150g。它加工有序, 先作整型性加工, 减薄器身和修整出尖刃, 背面有一道棱脊, 使横断面呈三角形, 继之是将刃部做细致修整, 刃口上留层叠的修疤, 使刃口更锐利, 在它的把握部分, 仍保留有部分石皮, 并经细致修整。在此节理面旁有石锤轻敲留下的疤痕, 呈阶状; 这种以石锤轻敲修整技术普遍见于本次调查所得的打制石器中。尖突出, 并修出一个长 9mm、宽 8mm 的斜面。两侧各有凹和凸两缘, 其中一缘呈 S 状, 另一缘基本成一直线 (图版 I, 1)。

另一标本为 SC04 T4L4 SF1, 出土于 T4L4。以硅质凝灰岩石片为素材, 表面严重风化, 风化层厚度约 2mm。器长 114mm、宽 74mm、厚 30mm。长宽指数为 64.91, 尖形指数为 38.18。重 150g。第二步加工的第一道工序向腹面、背面修整, 使背面形成棱脊; 第二道工序在左右两侧刃口上做进一步的修整, 形成锐刃。刃口修整用对向方式进行 (图版 I, 5)。

(3) 手镐 (pick) (SC04 T4L5 SF1)

此器出土于 T4L5。以硅质凝灰岩石核为素材, 表面风化, 呈米色。其一刃口 (工作缘) 有两处后期破损, 风化层厚 0.5mm, 器长 112mm、宽 59mm、厚 29mm, 长宽指数 52.67, 厚宽指数 49.15, 尖形指数 44.06。重 210g。此器断面为梯形。以石锤击法修整外形和刃口, 左右两侧刃口相交形成尖刃。尖刃厚大而粗实, 尖刃末端经修整形成一个斜小斜面, 呈尖锥状, 长 13mm, 宽 9mm。尖刃角 95° 。这种小斜面常见于本次出土石器中, 应为有意识制造的, 与石器功能有一定关系。腹面保留一大石片疤, 虽然有少许似修理留下的小疤, 但总体而言此器仍属于单向加工成形的 (图版 I, 4)。

(4) 双刃刮削器 (double edges scraper) (SC04 T3L1 SF27)

此器出土于 T3L1, 以硅质凝灰岩厚石片为素材, 表面风化呈米色。长 132mm、宽 76mm、厚 23.5mm、长宽指数 33.04, 厚宽指数 30.92。重 160g。这件石器刃口在石片长轴左右两侧。经二次加工似用软锤修整。刃角约 35° 。尖端打剥出一个小平面。这种在尖端处打出一个斜小斜面普遍发现在本次试掘和采集的尖刃类石器的尖刃上 (图版 I, 9)。

(5) 铍形器 (adze-like tool) (SC04 T4L3 SF7)

这类石器出土最多, 有 90 件, 占石器的 57.69%, 现以 T4L3 出土的一件标本为例 (图版 I, 6)。此器以硅质凝灰岩角砾为素材, 表面风化, 米黄色。长 92mm (以中分轴计)、宽 52mm (以垂直于中分轴之最大宽计算)、厚 32mm (以素材最厚处计算), 长宽指数 56.52, 厚宽指数 34.78, 尖形指数 39.13。重 160g。刃口在中轴之左右两侧均为凸刃, 刃角约为 62° , 正向加工, 修理成楔形器的雏形, 纵轴上形成一条棱脊。尖刃角约 72° 。根据刃缘、刃角和尖刃角来判断, 此器用于竹木加工或重力切割, 也有学者考虑它是用作开采大石块时的楔子。同类器物之近端多见折断, 亦见在中部和远端折断者, 这可能是使用过程中损坏的。不过, 这一次大量发现的楔形器, 大部分都将近端打成一个平面, 这说明

极可能是有目的的加工，其制作目的可能与楔形器的功能有密切关系。这件器物仍有小面积自然台面保存，其大部分经过剥片修整。

类似形态的打制石器见于越南 Xom Trai 洞穴和泰国北壁府赛玉 (Sai Yok) 岩厦遗址，东南亚考古学家称之为“短斧”(short axe)，视为越南和平文化的典型石器之一^[4-6]。

(6) 侧端刃砍砸器 (side and end edge chopper) (SC04 T4L3 SF2)

此器出土于 T4L3。以硅质凝灰岩角砾为素材，表面已风化，呈米色。长 129mm、宽 80mm、厚 59mm，长宽指数 62.50，厚宽指数 73.75。重 470g。素材无台面和打击泡，并有粗大的打击点，显示使用锐棱砸击法剥片。刃口系两面加工而成，刃缘呈 S 形，刃口见于左侧和远端。刃角约 60°，显示此器可作竹木加工之用。此器凸面仍有自然面约 50%。把握部为自然面和节理面，方便手握使用 (图版 I，7)。

在砍砸器和刮削中还可以细分，鉴于初步鉴定，所以不详细介绍。

(7) 龟背型石核 (tortoise core) (SC04 T4L2 SF8)

此器出土于 T4L2。石质为硅质凝灰岩，表面初步风化，呈淡米色。长 81mm、宽 85mm、厚 32mm。重 260g。台面为自然节理面。通体四周以正向剥片，使中央部份隆起，形似龟背。它们的剥片方向与这件石标本相同。由这种通体向一面剥片看，技术类似勒瓦娄技术 (图版 I，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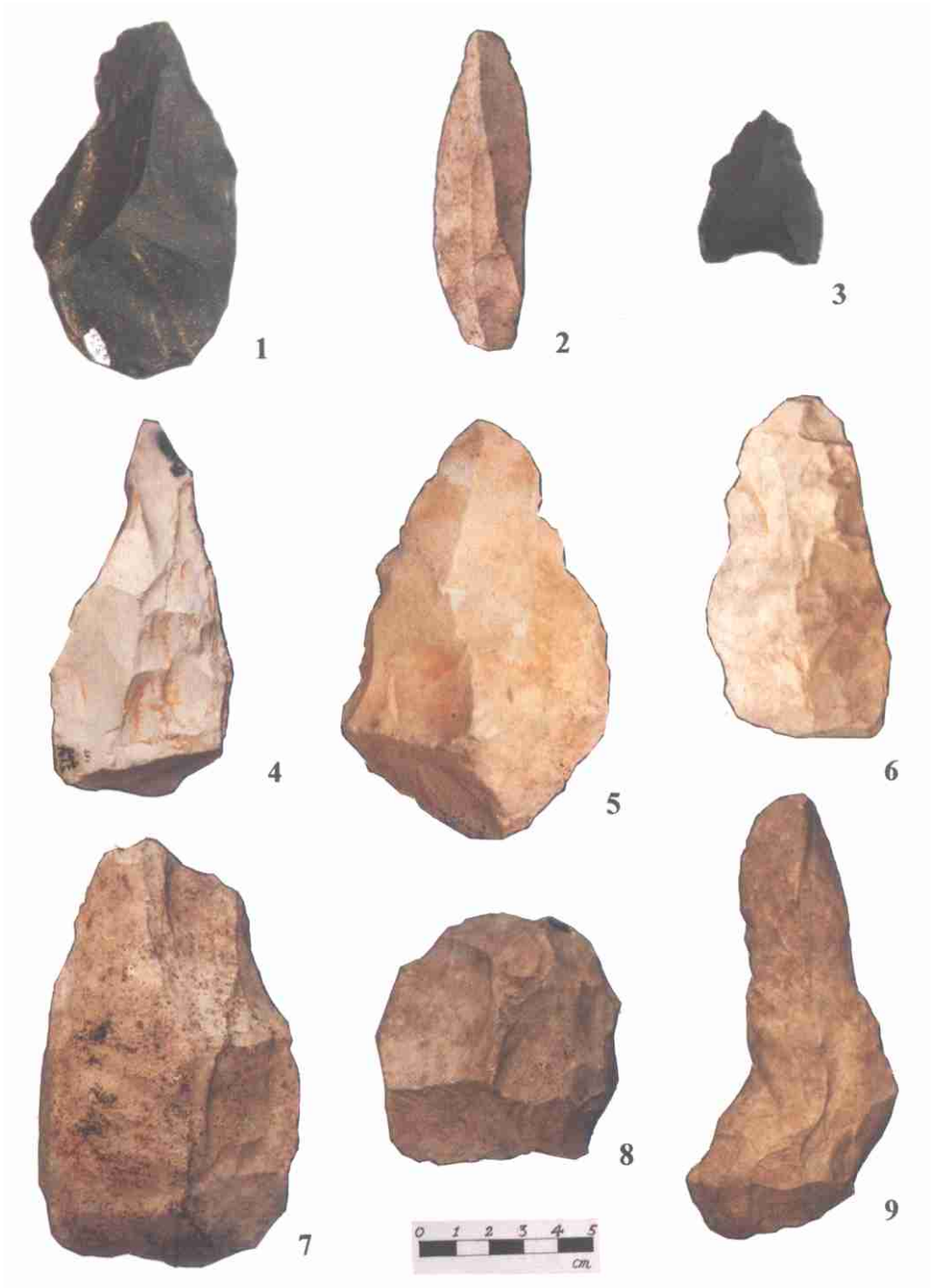
除了上述石制品外，T4L2 还出土一件长石片 (blade) (SC04 T4L2 SF3)，石质为硅质泥岩，表面风化，颜色浅棕色，有深棕色斑点。长 88mm、宽 27mm、厚 12 mm。长宽指数 30.68，厚宽指数 44.44。重 30g。可能以间接棒击法剥片，台面长 10mm，面积 16mm。当剥离出石叶后，再向腹面剥出一长石片，留下了一块片疤，使近端处减薄，显示可能与装柄有关 (图版 I，2)。此外，也发现一些生产长石片的石核 (blade-core)。

5 石器组合和技术特点

从地表采集和探方出土的打制石器中，可从两个方面观察其技术的时空特点。第一，在横的方面 (同层器物) 可见石器组合的内容；第二，在纵的方面 (地层叠压) 可见打制石器技术的变化。综合纵、横两方面，一个有参考价值的相对年代和由石器组合所反映的技术阶段就可展现出来了。

第一，在器物组合方面，在深涌黄地峒遗址所发现的石器可以分为两套：(1) “镞形器+刮削器+手斧+手镐”；(2) “镞形器+雕刻器+长石片”。这个组合应与更新世晚期冰期和全新世暖期有关。

学术界一般认为，华南和东南亚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石器工业的变化，与更新世晚期冰期和全新世早中期暖期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据有关的研究，在岭南、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从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的石器的变化是：“石核石器工业→石片石器工业→砾石石器工业→细石叶工业”^[7-9]。例如，在越南，研究者发现，为适应气候变暖，继小石片石器之后，出现了以砾石石器为主的和平文化和山苇文化^[10]。泰国南部甲米府朗劳格兰 (Long Rongrien) 岩厦的发掘显示：在更新世晚期出现了细小的单面打制的石片石器，在全新世早期却出现大型单面和双面打制的石核和石片石器。对这石器类型的变化，发掘者认为古人类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由小型石片石器，发展为大型的石核石器。此



图版I 黄地峒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器

Partial stone implements from Wong Tei Tung Site

- 1. 手斧 (Handaxe SC04 T1S SC17); 2. 长石片 (Blade SC04 T4L2 SF3) 3. 镞形器 (Arrow-like tool SC04 SC08); 4. 手镐 (Pick SC04 T4L5 SF1); 5. 手斧 (Handaxe SC04 T4L4 SF1); 6. 镑形器 (Adze-like tool SC04 T4L3 SF7); 7. 侧端刃砍砸器 (Side and end-edge chopper SC04 T4L3 SF2); 8. 龟背型石核 (Tortoise Core SC04 T4L2 SF8); 9. 双刃刮削器 (Double edge scraper SC04 T4L3 SC17)

外, 泰国赛玉 (Sai Yok) 岩厦遗址的 3 个文化层的石器变化, 自下而上顺次为, 单面打击的砍砸器、和平文化的砍砸器和短斧、石叶和端部磨制的石器^[6]。

深涌黄地峒遗址地表采集和出土的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 但缺乏砾石石器, 除了可能与此地的砂岩砾石硬度和质地不适宜生产石器有关外, 也有可能与更新世晚期气候比较冷有关。这个现象不能硬套上述的石器工业的变化, 说这一组合属于某一个技术阶段; 再进一步说这属于什么时代。因为每个小区域有其特定的地理和生态环境, 适应特定环境必需有一套相应的特定工具组合; 制作这一套工具也需要特定的技术。所以, 类似的石器和石器组合可以在不同时空里一次又一次的出现。

第二, 在石器技术方面, 根据初步观察, 在潮间带和山坡地表采集的及探方出土的打制石器的技术特点如下:

(1) 石片以横石片 (宽大于长) 的居多。

(2) 打片主要用锤击法, 个别石片具有锐棱砸法剥片的特点。

(3) 修理方法有两种: ①剥出小石片, 从一些石核和石片上看, 可能存在修理台面工艺; ②以石锤轻敲台面, 形成多层阶梯状小石片疤。台面细小, 有点状、线状和零台面。有些台面后缘亦经修理。

(4) 以指垫法在石片上进行细致的二次加工。这种技术具有莫斯特工业的加工特点。

(5) 两面加工技术较常用。既有交互打击的, 也有先打一面再打一面的。

(6) 可能使用过两极打法。

(7) 石核中有一类呈龟背形, 它们实际上是属于盘状石核。

(8) 从石核形态上看, 有接近苏门答腊式的石核和技术。其腹面未经剥片修理, 背面周边刃口有剥片痕迹。

综合上述, 对比岭南和东南亚的材料, 深涌黄地峒遗址地表采集和出土的打制石器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中、晚期, 甚至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技术所具有的特点, 完全有别于岭南其它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存在的那一套砾石石器。此外, 在遗址发现了类似苏门答腊式的石核, 说明深涌黄地峒的石器技术与东南亚史前时期的石器技术可能存在一定关系。

6 遗址的评价

(1) 遗址规模大, 石制品种类丰富而且分布密集, 可以把石器加工流程复原, 这对系统研究打制石器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2) 初步观察深涌黄地峒发现的打制石器, 发现普遍使用旧石器晚期石器制作技术。出土的石器有类似东南亚大陆发现的类似苏门答腊式石核; 也有“短斧”, 更有手斧和手镐。所以说, 在这里出土的石器种类是比较丰富的, 旧石器加工技术大部分在此都能见到, 但须知技术延续时间很长, 而且技术的出现不是单线发展的, 相同技术和器类的出现, 除了传播之外, 还有独立发明的可能性。因此, 不能简单的将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等同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比如在遗址出土了类似苏门答腊式的石核; 也有“短斧”, 很容易归类为东南亚某某考古文化。在理解此次发现的石器组合和技术特点上, 现阶段使用“技术丛”(techno-complex) 概念是比较稳妥的。“技术丛”概念是克拉克 (D. Clark) 在 1978 年的《分析考古学》(第 495 页) 提出的, 为了适应相同的环境、经济型态和技术水

平, 一组考古文化的器物组合里, 可能出现互相类似的器物类型。因此, 只要在地理、气候、植被相近的环境里, 即会出现类似的石器组合。

(3) 通过打制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与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 可以探讨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 香港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古人类生产活动等重要问题。

(4) 手斧除了在岭南和越南发现外^[11-12], 近年在菲律宾吕宋岛中部亚鲁邦 (Arubon) 遗址也有同样的发现, 而且在该遗址也发现了使用勒瓦娄技法的石片^[13]。本次出土的器物中, 手斧的存在占有一定比例 (5.76%), 使我们进一步肯定香港和岭南的远古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能与东南亚也有一定的关系。澳大利亚昆士兰西北部原住民也有制作手斧 (两面器) 的情况^[14], 手斧的下限在某些地区可能很晚。

(5) 光释光测年显示, 深涌黄地峒遗址应该有两个时期的遗存, 早期遗存距今约 40 000 年, 即旧石器时代晚期; 晚期遗存为距今约 6 800 年, 即新石器时期早、中期。镞形器和长石片可以说是这时期的典型器物, 这两期遗存可能因气候不同而显示出石制品组合上的一些差异。

(6) 孢粉分析结果表明, 该地区在更新世晚期 (距今 35 000 年前后) 气温较冷; 距今 7 000~6 500 年的气候温暖潮湿, 植被茂盛、种类繁多, 与现今气候环境极为相似, 甚至还稍热一些。黄地峒两期遗存之间的时间的中断为气候冷暖多次变化期, 亦即海侵与海退频繁出现期。环境多次变化, 一方面人类难以适应严寒的气候, 人群他迁, 出现在时间上的文化缺环; 另一方面, 有些遗迹可能被被海侵层覆盖或仅存于现今海平面以下的深处, 故难以发现。

参考文献:

- [1] Fyfe JA *et al.* The Quaternary Geology of Hong Kong [M].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2000: 83—90.
- [2] 加藤 平, 鹤丸俊明. 《图录石器の基础知识》, 〈I 先土器・上〉 [M]. 东京: 相房, 1980, 47—62.
- [3] 陈淳. 再谈旧石器类型学 [A]. 见: 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 279—292.
- [4] Pham, Huy Thong. Our stone Age: from the Mount Do Industry to Hoabinh Industry [J]. Vietnamese Studies (Hanoi), 1978, 46, 7—49.
- [5] Pham, Van Kinh, Luu Tran Tien. The Lower Paleolithic Site of Nui Do [J]. Vietnamese Studies (Hanoi), 1978, 46, 50—106.
- [6] Van Heekeren HR, Keuth C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n Thailand vol. 1 Sai-Yok [J].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67, 23—38.
- [7] 王幼平. 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16—141.
- [8] 彼德, 伍活. 史前东南亚 [A]. 见: 剑桥东南亚 [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23—38.
- [9] Bellwood PS. Man's Conquest of Pacific: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n [J]. Auckland: Collins Press, 1978, 120—125.
- [10] Ha Van Tan. The Hoabinhian and Before [A]. se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Bulletin 1997, *Chiang Mai Paper*, Vol. III,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7, 1 (3) 35—41.
- [11] 黄慰文, 何乃汉, 佐川正敏. 百色旧石器——中国广西百色遗址群发现手斧的对比研究 [M]. 仙台: 东北大学文学部考古学, 2001, 4—12.
- [12] 揭阳考古队, 揭阳市文化局. 揭阳的远古与文明 [M]. 香港: 西元出版有限公司, 2003, 136.
- [13] Pawlik, Alfred F. Anubian, Acheulean or Acheulean-like? Early Paleolithic in Central Luzon [M]. Philippines, 2003, 1—14 (in press).
- [14] McCarthy FD. Australian aboriginal stone implements [M]. Sydney: The Australian Museum Trust, 1976, 21, 42—44.

Preliminary Report on Trial Excavation at Wong Tei Tung Archaeological Site, Sham Chung, Hong Kong SAR

WU Wei hong¹, WANG Hong², TAN Hu-zhong^{2,3}, ZHANG Zhen hong²

(1.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2. *Centre for Lingnan Archaeology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3.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zhou 510070*)

Abstract: The Wong Tei Tung (Huangditong) archaeological site of Sham Chung (Shengchong) was discovered by Mr. Huang Hu and Mr. Wu Weihong in spring, 2003. The site is situated at the northern shore of the Sai King Peninsula, o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Hong Kong SAR, China. To the east to the site, there is a hill named Wong Tei Tung (154 m height). The site faces to a bay, namely Three Fathoms Cover to the west. Hong Kong Archaeology Society and the Centre for Lingnan Archaeology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conducted a trial excavation at the site during late 2004 to early 2005, funded by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Large quantities of lithic artifacts are exposed both at the surface on the pebble beach and the western slope, the extent of lithic exposing area on the pebble beach is about 300 m long and at height of 15 m up the slope. Many lithics found at underwater also indicate the site was much larger than before, sea reached the present level since 6 000 BP.

The bedrock of the site is mudstone and siltstone observed at soil profile of test pits and auger holes. The bedrock is overlaid by the silicon tuff in dark grey to black colour; an outcrop stands at western slope at height of 40 m to 50 m, facing the sea. Such silicon tuff provides su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raw materials for lithic manufacturing.

Around 75 000 BP, a glacial maximum had reached and sea level had fallen to about 77 m lower than at present. The last glaciation at Late Pleistocene commenced about 25 000 BP, reaching a maximum at about 18 000 BP to 17 000 BP, with the sea level at its lowest at this time, falling to around - 120 m or - 130 m. Three Fathoms Cover became a river valley and it is presumed that ancient people inhabited in the site during this time. The site is situated at an underwater river terrace of at least 40 meters to 100 meters wide that face a river branch running into Tolo Harbour and Mirs Bay of northeastern Hong Kong SAR. According to marine chart, an underwater terrace was found in front of the site at present depth of less than 5 m. It is a hint that ancient people had occupied the terrace before the sea reached present level since 6 000 BP.

Three squares (two 5 m × 10 m and one 10 m × 10 m) were enclosed both at pebble beach and slope for surface artifacts density counting. A total of five test pits had been dug both on pebble beach (T1 and T2) and hill slope (T3 to T5). The lithics are unearthed in four test pits (T1 to T4) except T5. T5 is located at a slope terrace not far from a stream, because the ancient people could have chosen that terrace. No pottery had been found in test pits (T3 to T5) of slope. Five strata (L1-L5) are identified containing substantial quantity of chucks, core, flakes, debitage, and lithic tools both

in T3 and T4 at slope. L6 is a weathered bedrock without lithics.

Over 3 600 lithics were found both in pebble beach and test pits. A total of 156 pieces of lithic are classified into nine categories artifacts after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these are adze-like lithic (or short axe, 57.69%), scraper (16.02%), point (8.97%), hand-axe (biface 5.76%), chopper (5.12%), arrow-like lithic (1.92%), awl-like lithic (1.92%), pick (1.28%) and burin (1.28%).

Almost all lithics were made on thick transverse flakes (used as blanks) and are identified as flake tools. The techniques adopted were bifacially sophisticated retouch at edges of flakes (Mousterian-like), few cores being identified as prepared platform cores indicating Levalloisian technology. In terms of morphology, a few lithics have Sumatralith core's traits. According to blades or flake-blades identified in the Wong Tei Tung assemblage, we suggest that the techniques of Late Paleolithic Age to Early Neolithic Age have been adopted for the assemblage.

Debitages, waste flakes, blades, cores, nodules and chucks were also discovered both on surface and test pits which help to re-construct the entire lithic manufacture progress. Such finding provides a clue and indicates Wong Tei Tung was an ancient lithic manufacturing workshop.

L1 to L3 of T4 at slope had been dated to 1938BP, 2848 BP and 6800 BP respectively, L4 and L5 dated to 39000 BP and 35000 BP respectively by the OSL dating; such datings and stratum are correlating to *Fanling Formation* of Holocene and *Chek Lap Kok Formation* of Late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lithic techniques, morphology, OSL dating and stratigraphy, a preliminary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on the finds. There are two periods, the early period dating back to 40000 BP and later period to 7000 BP.

Although, few traits of Wong Tei Tung assemblage were found similar to Southeast Asia lithics, especially, according to morphology, short axe and Sumatralith cores. We couldn't simply trace them to Hoabinhian, because a lithic assemblage resulted in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human adaptation, Wong Tei Tung offers a glimpse lithic manufacturing in adaptation of a certain environment. In the initial stage, we suggest that the assemblage is a lithic cluster of certain "techno-complex" rather than 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Key words: Wong Tei Tung site; Lithic workshop; Late Paleolithic Age; Sham Chung of Hong Kong; Southern China